

目錄

致謝 007

前言 011

第 1 章

以巴衝突下研讀聖經 015

第 2 章

蒙上帝揀選的子民：宣稱與問題 029

第 3 章

「聖」地？ 041

第 4 章

錫安主義與以色列 055

華特·布魯格曼的答問環節 071

詞彙表 077

研讀指南

研讀指南簡介 083

相互尊重對話指引 087

第 1 節 前言及以巴衝突下研讀聖經 089

第 2 節 蒙上帝揀選的子民 095

第 3 節 「聖」地？ 099

第 4 節 錫安主義與以色列及
華特·布魯格曼的答問環節 103

附加問題

基於〈華特·布魯格曼的答問環節〉 107

註釋 109

前言

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看似無法解決，我們需要就着政治上可行之法，竭盡心思，堅毅果敢，至誠無偽。衝突只是「看似」無法解決，因為當具備充足的勇氣、真誠和堅毅，一切歷史政治難題都有辦法解決。

衝突，並非固定不變的狀況；反之，那是動態的歷史現實，時刻急劇變化，隨着時間而被重新定義。因此，我們就不宜固守既定立場，要因應當地已經轉換而仍在變化的種種現實，調整原來的想法，恆常重新審視如何回應，乃是勢在必行。倘若我們安於某一個既定的解決方案，那麼我們所達致的便是某一種意識形態，就處理當地的真實難題而言，這是甚無助益。

我自己的想法，不少是受到我身為聖經學者的研究工作所影響，而這些想法是從以色列宣稱為蒙上帝揀選的子民這一焦點展開。這份確信，按聖經所載並無疑問。這是神學宣稱，並且切合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猶太人大屠殺（Shoah，或譯納粹大屠殺）後的境況，其說服力叫人難以辯駁。猶太人確實是弱勢民族，而其對家園的需要，既優先且迫切。我就像許多基督徒一樣，進步派和福音派的，都曾為着以色列國作為上帝選民之體

現，得以立國和繁榮昌盛而感恩（並會繼續如此）。就此，我已在早期拙著《土地神學》（*The Land*）中表達了不少。我視「聖地」為聖經中選民的宜居之處，並且認為聖經預見以色列的福祉可期，人與地會合在一起。

當然，從那時至今，以色列國與上帝選民命運之間的連繫，其中許多都改變了。

- 以色列國已演變成一股強大軍事力量，或已配有核子裝備設施。無疑，以色列國對軍事力量的執着，某程度上是受到身處的敵對環境所激發，包括受到鄰國的周期性襲擊。
- 藉着侵略性發展新居住點，以色列國佔據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事件已經升級（並會持續升級）。
- 以色列國展示出對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權極度漠視。

因此，在我看來，按以色列國現時的取向及策略，不可能期待她會從「上帝選民」這身分交出多少「正面戲分」。所以，我自己的定論是，必須採取關鍵措施，來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權。這立場之轉變，可從我有關土地神學的著作之新版本中反映出來。再者，這一轉變的特徵，亦可見於許多像我一樣，曾經並且繼續全然委身於以色列國安全的評論人的思想之上。

對於政治理由和更基本的詮釋議題，這種再思也同樣重要。態度和政策上的轉變，有助化解衝突。顯而易見，只要美國一直沿用向以色列國開出「空白支票」(blank check) 的政策，輔以相當的財力支持，以色列國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將會繼續放肆下去。如此單方面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國，至終不會對任何一方有利，因為惟有以巴雙方的政治現實都得到合法認受，才有可能帶來和平。只要這議題一天仍未處理，不穩定局勢只會持續，威脅到更為廣闊的區域。

儘管支持以色列是出自聖經見證的最終結果，但研讀聖經的基督徒，不要就此將聖經約化為以色列國意識形態上的支柱。從經文中選民與別族之間的互動紛繁，充分證明了聖經中的動態關係，而我們最好看看聖經所記述的事物本身是何等複雜，並不可約化成單純為着蒙揀選這個議題而作的辯護。聖經本身所涵蓋的，比起這個好得多！

我盼望美國基督教社羣，能停止將聖經直接訴諸為支持以色列國，並勇於處理政治現實，無懼被指控為反閃族主義。我進一步希望美國基督徒，可以成為有幹勁的人權促進者，催促美國政府為了政治現實，放棄單一維度的意識形態。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說，所謂的兩國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只是死路一條，因為按以色列目前的姿態，絕不容許與巴勒斯坦國共存。以色列國恆常無動於任何人權關注，在其軍事強勢面前，再加上政策上的漠視冷

待和憤世嫉俗，我們有必要對人權問題抱有嶄新的想法。

我對以色列作為上帝選民的地位，或是對以色列之國安和福祉的迫切需要，我的心意絲毫未變。在西方基督教的漫長歷史中，因着期間的反閃族態度和政策，肯定繼續有許多問題仍待解決。然而，這一切歷史上的傳承，都不應該導致人盲目不顧政治現實，以及任由那未受批判的意識形態重創和平的願景，使弱勢人士的歷史機遇和盼望破滅。而嘗試以反閃族主義的框架來為以巴衝突定性，那更是毫無說服力。身處人類宰制之下，活在人間苦難之中，在種種現實之間，我們需要更多勇氣，更加真誠。誠如詩人詹姆斯·羅素·羅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想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寫道：「新的時機授予新的責任。」當前衝突，其荒誕暴力逐步升溫，這正是新的時機，要求人們承擔新的責任。

第 1 章

以巴衝突下研讀聖經

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持續衝突，不單異常緊張，亦錯綜複雜，叫人無從得出簡單易懂或顯然易見的解決方案。在這衝突下，本章探索如何負責任地解讀聖經，並思考若可從中得出指引，究竟那指引將會是怎麼樣。

對應任何當代議題來解讀聖經，不管如何謹慎處理，也只會是權宜和冒險之舉，而從中無論得出甚麼結論，大都難以說服在爭議之中的所有派系。有信仰的人讀經，就着某一時下議題，幾乎任何視角立場，都或多或少可從經文中找到支持。聖經內容豐富，眾聲齊鳴，以致訴諸其中的章節，就成了莫大的試探——而且這樣做是多麼的權宜和冒險之舉，因為我們不少的聖經解讀，畢竟都只是和應自己原有的想法而已。

土地問題

以巴人民之間的爭議，首要在於土地，其次才是安全和人權方面。訴諸聖經的說法種類繁多，尤其是關乎那片爭議之地為甚。當代以色列國就這地訴諸聖經，是直接而簡明的。那就是

說，這應許之地從起初便是無條件賜給以色列的，因而是賜予往後的猶太社羣。這應許是給亞伯拉罕的，並在創世記的列祖敘事中向他那些後續的世代一再重申，然後傳到出埃及記的世代。

另一個對於這片土地截然不同的理解，是出自申命記和眾先知的恩約傳統 (covenant tradition)，指那地是**有條件** (conditionally) 保有的，端視乎人是否遵守妥拉。申命記傳統連同先知傳統，主張該地是可失去的。因此，結論亦可以是：該地是無條件賜予，卻是有條件保有的。

歷史事實就是，那地確實是可失去的。於公元前六世紀，耶路撒冷城遭毀，大衛王朝治下的猶太君主國喪失了其政治身分。在耶路撒冷領袖遭到放逐 (流亡) 之後接續下來的傳統中，就着失去這片土地的原因，以及回歸和復原的可行方法，有着巨大而無可避免的詮釋爭議。而有關這片土地之應許和接收這片土地的偉大傳統，更有可能是在這關鍵時期孕育成聖經的最終形式。這應許的最終形式，回顧了悠長的歷史，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流亡危機的影響，並尋求在復原之時可以名正言順及賦予確據。我們目前看到的土地應許，很大部分是由公元前五世紀的傳統所完成的，這完成品成為了猶太教奉行的信念之基石。

一本聖經，多個傳統

聖經學者已在希伯來聖經或舊約中，辨別出多個經常互相競逐的傳統。不單許多書卷是由多名作者撰寫，而且不少書卷也有來自多個世代的多名作者編修前人的寫作而成。忠實詮釋的任務之一，便是承認在同一本聖經，我們稱之為**上主的道**（the Word of the Lord）裏，發現到形形色色、經常互相競逐的傳統。

排他主義者以斯拉

重構公元前五世紀的傳統，以及喚起猶太教成為古以色列的繼承者，都是在文士以斯拉的領導下成就的。在猶太教傳統中，以斯拉受到記念，被視為宗教領袖，地位僅次於摩西。以斯拉稱該羣體為「聖潔的種類」（holy seed，拉九 2）。這片語意指生物學上的身分，所以約瑟·布倫金索普（Joseph Blenkinsopp）將之翻譯成「聖潔的種族」（holy race）。再者，以斯拉的管治，導致流亡時期所娶的外邦女子遭到驅逐（拉九 1-4；尼十三 1-3, 23-30）。排他，是為了保證土地和以色列社會之純正。

整理一些名字和日期

以色列（Israel）一詞隨着時日，衍生了多種不同的用法。**以色列人**（Israelites）這名字是賜給所有雅各（Jacob）的後裔，而雅各也被稱為以色列（創三十五 10）。雅各或以色列有十二個兒子，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其中之一便是猶大（Judah）。數百年後，事情變得複雜。大衛王掌權之後兩代，以色列的王國一分為二。北國繼續自稱為以色列，而南國則以其最強大支派猶大為名。

公元前八世紀，北國遭亞述所滅，**以色列**這名號便再次可供所有雅各後裔使用，包括猶大人民（Judeans）。此時，這些名字變得幾乎可互換使用。雖然國家的政治名號仍保留為**猶大**（及後稱為**猶太**〔Judea〕），並且**猶太教**（Judaism）、**猶太人**（Jew）和**猶太人的**（Jewish）都從這名號衍生出來，但**以色列**一詞則繼續跟這些用語並列使用。

另外有些名字較易區分。**耶路撒冷**（Jerusalem）是位處猶大的城市，大衛王取為他的首都。**錫安**（Zion）是耶路撒冷的另一名號。**迦南**（Canaan）是用來識別以色列人所佔領的實質土地，因為那原本是迦南人（Canaanites）聚居的地方。

重要年份

公元前 1000 年	大衛王在位
公元前 922 年	所羅門王駕崩後，以色列分裂為南北二國。南國是猶大國（包括耶路撒冷），北國是以色列國
公元前 722 年	亞述人吞滅北國
公元前 587 年	巴比倫人攻滅南國，擄去不少領袖
公元前 587-538 年	流放巴比倫時期（參「詞彙表」）
公元前 539 年	在塞魯士王統治下，波斯人（今日伊朗）攻陷巴比倫，後來下詔允許被擄者回歸故土，重建聖殿

聖經中排他與包容之間的張力

身分的生物學向度必然會關注到純正性，以及對外來者的驅逐，這造成了猶太人的身分一直保持着的一種含混性，就如布倫金索普所下的評論：

生物學上的血統因素肯定是重要的，亦將會這樣繼續下去，清楚可見於當今以色列國對猶太人身分的法律定義。這意味着猶太教是有別於基督教，將會繼續以民族意識 (peoplehood) 來看待自己。不過，可清楚看出……首要的考量是在乎社羣的**宗教**身分，這一考量在整個第二聖殿時期都是至關重要的。¹

整個猶太教對外來者的看法都有着這種含混性，情況就如基督教般，只是表達方式有些微差別。

然而，我們不應忽視強調民族意識所帶來的後果，在猶太教的單一向度下，構成頗為頑固的「一地一民族」(one people in one land) 的信念，造成對他者的排斥。因此，排斥外邦女子的做法，就成為了好像縮影或比喻之類的東西，象徵如何維持純正。同樣，排斥他者，並將他們統統趕離這地，就是為了維持土地的純正。

猶太教也曾經展開過另一道詮釋軌跡，並將會繼續保有這個路向，那就是留有空間，歡迎他者。在後流亡時期，這樣的開放性，可見於約拿的故事，故事中上帝向尼尼微城顯憐憫，差派約拿前往這個古以色列所認定的敵人那兒；可見於路得的敘事中，提及大衛的宗族中有一名摩押女子(非猶太裔)祖先，因而有違「聖潔的種類」；亦可見於以賽亞書五十六章，當中說到招聚外邦

人和太監（這兩類人肯定有損純正），並且帶着上帝的應許：「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7 節）

現時以色列國所行的錫安主義（Zionist）政策，排斥他者（今天是巴勒斯坦人）是其主導母題（motif）。而儘管以色列國繼續跟巴勒斯坦人「談判」，但錫安主義式訴諸聖地應許的做法仍是主導，繼續堅執其排他主張，認為整片土地全都屬於以色列，那些不被接納的他者必須驅趕出去，不管那是藉着執法，抑或要運用強制武力。

聖經對「他者」的態度是含糊不清的。有些書卷和段落歡迎他者，有些則拒絕他者。當這辯證引用到土地問題上，問題就會變成：要在這地留有空間給他者，抑或逐出他者離開這地。雙方陣營皆可訴諸聖經，並為各自的詮釋找到支持。

當前緊張局勢：依然如故，仍舊不變

聖經與土地之間的議題，端視乎從歡迎他者的角度去解讀，抑或以排斥他者的角度來研究。在現實政治的世界，歡迎他者看來似是浪漫夢幻，而從以色列的現行政策來看，若是對巴勒斯坦人如此開放，必會視之為荒謬之舉。然而，假如歡迎他者被當作是浪漫主義，那麼，從根本上排斥他者亦應被視為自殺式的政策，因為他者並不會消失，也不是單靠一廂情願或強迫就範，便

能打發開去。因此，他者的問題，成為了如何解讀聖經的詮釋之鑰。他者可被視為巨大威脅，就如錫安主義者的觀點所示，危及到國家安全和聖潔種類的福祉。相反，他者亦可被視為鄰舍，我們能夠與他者共締和平（shalom）。

他者的問題，成為了如何解讀聖經的詮釋之鑰。……我們應當秉持正直，對任何排斥他者的聖經解讀要存疑慎思，因為那很可能受到既得利益、恐懼和期盼所牽引，是為求自我保護，卻至終自取滅亡。

排他抑或包容，也是基督教會中不斷糾纏的議題。早期猶太裔基督徒羣體接納外邦人，是經過一番巨大爭議，並在一次重大決定後才發生的，而大家終究理解到福音本身，是關乎上帝越過既定的界線去接近他者。自此以後，那同樣的詮釋之爭，在往後忠實詮釋的世界中已經上演過許多次：

- 聖經中有不少部分（新舊兩約皆有）認可奴隸制度。在英國和美國，終結奴隸制度涉及到一輪艱巨的詮釋對陣，而種族主義的文化仍遺留至今。

- 在聖經父權文化的角色分配中，婦女被看待為次等階級。到了近代，友善的社羣才開始接納婦女為同等成員（equal members）。
- 聖經一直以來被解讀成判決男女同性戀者的文本，視他們對別人造成威脅。如今，這觀點已經大為失色，而以友善接納來取代。

每一項爭議都是重演着同樣的劇本，而每一次爭議都是一道生死攸關的難題。在現今近東，他者的議題是尖銳的，極大程度涉及到如何解讀聖經。支持「聖潔的種類」的人可輕易訴諸聖經，但現正進行的詮釋，卻將我們推向不同的方向。我們曉得我們如何理解聖經，以及我們研讀聖經的哪些部分，大都取決於我們的既得利益、我們的期盼，以及更為基本的是我們的恐懼——在不少情況下，我們都恐懼他者。瑪莎·納思邦 (Martha Nussbaum) 隨着她研究印度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時，她就着這議題，精簡有力地寫下：

民族宗教同一性 (ethnoreligious homogeneity) 的支持者與更為包容的多元公民身分 (more inclusive and pluralistic type of citizenship) 的支持者之間的衝突，乃是在同一社會內兩類人之間的衝突。同時，這衝突表明有一些偏向，在某程度上現存於大部分人身上：偏向追求以自我保護的形式來統治，而非着力於尊重有別於己的他人，並在差異中

看見一國之豐盛，過於是對自身純正之威脅。²

她回應西方文化與穆斯林之間「將要來的衝突」這假設時，總結道：「真正『文明的衝突』，不是在『彼岸』，即那可敬的西方人士與狂熱的穆斯林之間。而是在此方，就在各人之內，是我們在自我保護所帶來的敵對，以及跟他人共存世上的努力之間，搖擺不定。」³

我們如何解讀聖經，顯然不單取決於釋經 (exegesis)，反而我們的既得利益、期盼和恐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聖經解讀。而由於聖經中恩慈的上帝惠及至他者，我們應當秉持正直，對任何排斥他者的聖經解讀都要存疑慎思，因為那很可能受到既得利益、恐懼和期盼所牽引，是為求自我保護，卻至終自取滅亡。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人民彼此懼怕，有人說這是出自聖經，而這股恐慌已經轉換成軍事機關，以消滅對方為目的。人竟幻想着這樣的議程，是跟猶太教徒與基督徒所共同信奉的聖經中的上帝並行不悖，那是全然虛妄的。

聖經與當代世界系列
蒙揀選之民？
以巴衝突下研讀聖經

作者 華特·布魯格曼
譯者 梁偉業
編輯 施 為
封面設計 許佩茵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新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六月初版

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Bible in Contemporary World Series
CHOSEN?
Reading the Bible ami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uthor Walter Brueggemann
Translator Leung Wai Yip
Editor Sze Wai
Cover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ne 2017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459.02 1.5m78 ISBN: 978-962-294-288-2

封面圖像取材自名為「巴勒斯坦或聖地：按其古代支派分布」（Palestine or the Holy Land According to its Ancient Divisions & Tribes）的地圖，由佐治·腓力（George Philip, 1800-1882）於1852年在英國利物浦出版。